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狄公傳 第五十回 查舊案顯出賀三太 記前仇鬧割薛敖曹

卻說狄公拍案喝道：「汝這兩個小狗頭，純是一派胡言！小薛自己已供認無賴，為何汝等反說他是穿宮太監？這事明有別情，若不直供，定將汝處死！」小太監道：「小薛實是太監。方才聖上已經傳旨，請大人送進宮中，與聖上發落，這事何敢撒謊？」狄公說：「本院看小薛決非太監，汝等既矢口不移，且命那書差，查他舊案，若果確有實據，本院斷不輕恕。」誰知眾書差卻不敢開口。內有一個刑部書辦，姓賀名三太，此人自幼與薛敖曹為鄰，凡敖曹的惡跡，無不盡知，早年有個女婢，為敖曹強佔，俟後報官究辦，正擬出差獲案，忽為武承嗣送進宮中。因此他這般憤氣，至今未出。現在見狄公如此追究，又值眾人不肯開口，心下想道：小薛雖是入宮，權勢浩大，既有本官招呼，我且將他陳案翻出，令他眼前受點槍棒。隨即上前說道：「此人實係無賴，串同太監，在外胡行，所有案件，書辦盡知。」說著退了下來，將敖曹從前案牘，悉數查呈上堂來。狄公看了幾件，盡是姦淫的案情，不禁拍案怒道：「汝這狗頭，犯了此等罪惡，尚敢在此串同太監，作惡胡行！左右，先將他重責百板，再行收禁。兩名太監，交巡捕看管。」左右答應一聲，早將薛敖曹拖下，一五一□，打得叫喊連天，然後將他收入禁中，以便明早上朝申奏。誰知狄公退堂之後，賀三太心下想道：本官雖重辦薛敖曹，終不能置之死地，一經武后傳旨，送往宮中，雖狄大人也無法可想。他既自稱是太監，方才受責之時，何以那濁物如作棍一般，不下有一二尺長短。這物件也不知犯了無限的罪名，我要報他前仇，拚得性命不保，方可為國家除害。主意想畢，等到二鼓之後，一人想著，暗暗到了監門。那個禁卒認得是賀三太，忙迎來問道：「賀先生來此何乾？」三太道：「我同你商議一事，聽說你從前為小薛累的很苦，可是不是？」那人道：「提起來話長呢，恨不能食他之肉，寢他之皮。小可從前的家私，雖不能是豐富，也還小康，自從與他賭錢，被他賺了數千兩銀子，嗣後我將家產輸得於淨。再去找他，他不認我，因此無法可想，鑽了門路，來當這禁卒。可憐每月落不上數吊錢，家中老小，仍是不能敷衍。他現在進了宮中，又有這般勢力，自是心滿意足，誰知天網恢恢，遇見了我們這大人，將他打了百板，收入禁中。現在想趁此報復他前仇，只是想不出主意。賀先生可有良策，我們商議商議。」賀三太道：「我從前之事，你也知道，此時前來，正想與你打點。你可知他在堂上供認的是穿宮的太監，太監哪有留著陽具的道理？方才為大人打了百板，見他那濁物，不下有一二尺長，取下來，改作敲鼓錘子或則敲鑼，倒也別致。」禁卒道：「你想得雖好，這一來送他性命，固報了前仇，明日狄大人要人，如何是好？」賀三太道：「你不知道，這物件並不是致命，將他割下，依然可活。你看宮中太監，皆沒有此物。但不可傷破他卵子，便可無礙。」禁卒道：「能夠這樣就妙了。現在堂上明明供認了是太監，即便明日上堂，他不敢說出這物件。在別人身上是不可少的，在他身上，卻是犯禁，這個暗苦，叫他受罪，如是卻好。」兩人商議妥當，禁卒取了一柄尖刀，取了兩個酒杯，一包末藥，就同賀三太兩人來至獄內。

此時薛敖曹因棒傷打得利害，在那裏哼聲不止，心中只想武三思，告知武后命狄公釋放，此時聽見獄門響亮，抬頭一望，見是三太，連忙喊道：「賀三哥，你救我一救。我的事情，諒你知道，能在這事上週全與我，不出三日，定叫你富貴兩全。」賀三太道：「正是同你商議。你現得了好處，把我們舊鄰居，舊朋友，皆忘卻了，我家那個女婢，至今還在我家，你此時在此苦惱，命她前來服侍你好麼？」禁卒也在旁邊：「你的女婢，雖可伏侍，但是獄中沒有錢財。我積得數□串錢在此，我們三人賭錢如何？」薛敖曹見他二人說了前仇，連忙道：「二位老哥，千萬莫記前仇，我已悔之莫及了。能夠救我，將我放出轅門，逃回宮中，定然厚報如何？」賀三太冷笑道：「放你出去，這個沉重，倒可擔得，但是要同你借一物件，不知可肯與不肯？」薛敖曹見他兩人允從，甚是歡喜，忙道：「豈有不肯之理，只求你將我放出，無論金銀珠寶，功名富貴，皆包在我身上。好朋友，我這棒瘡實是疼痛不過了，可先代我取點水來，讓我薰洗薰洗，然後同你們一同出去。」賀三太道：「你雖肯允，只是你所說的，我二人全用他不著。想在你身上借用一物。」薛敖曹道：「我由宮中出來，萬不料遇著這事，此時我身上，除隨身衣服，另外哪有別物？」賀三太道：「你莫要裝作聾子，故做不知，放爽快些，快點送出！」薛敖曹見他二人只不說明，心裏急道：「好朋友，你明說吧，只要你能救我命，此處隨你要什麼總可。」禁卒上前罵道：「你這爛烏龜，老子看這禁獄的門，少一個敲門錘子、方才在堂上時，見你被打，露出那個怪物，又長又粗，取下來適當合用，就與你借這物件！」

薛敖曹聽了此言，自是嚇慌，忙道：「好朋友，我今日已在難中，從前雖有不是，我已自知，自今已往，定然酬報。現在何必取笑，哪裏敲門用這肉槌的道理？」禁卒不等他說完，當頭啐了一口罵道：「誰同你這烏種子取笑！老子的家產，被你騙盡，同你借一二百銀子，尚是不睬，還說什麼酬報，功名富貴，包在你身上？即如賀三爺，同你做鄰居，哪件事不周濟你，你反恩將仇報，將他的婢女奸騙。你也不想想，是何人物，伏著這件長大怪物，便爾穢亂春宮，行用這無法無天之事。平日深居官院，要想見你一面，也是登天向日之難，今日也是天網恢恢，冒充太監，到那刑部與懷義私論事件，獨巧被大人看見。你既做了太監，哪裏還有這物？長在你身上，也是作怪，不如交代我們，還成一樣器具。老子的性情，你也曉得的，告訴你句實話，叫你受點疼痛，絕不至送命便了。」薛敖曹聽了此言，自是魂不附體，連忙求道：「兩位朋友，可高抬貴手，留我一條性命，以後再不敢放肆了。」禁卒道：「隨後已遲，老子既到此地，你不依便可了麼？難道還要我動手不成？」賀三太道：「同他說什麼閒話，此時不報前仇，明日朝罷，又尋他不著！」說罷，禁卒搶了一步，例將薛敖曹拖倒下來。

敖曹到此時，知道門他們不過，只得喊叫連天，大呼救命。哪知禁卒，曉得必定狂叫，遂取了一張寬凳，將他納在上面，兩手背綁在凳腿之上，上半截已是動彈不得。賀三太也就在旁邊，將他兩腳綁好。禁卒取出兩張草紙，在酒內浸潮，向著薛敖曹罵道：「你這狗頭，還想喊叫，老子請你吃酒，看你可能言語。」薛敖曹也不知道何故，正是狂叫連天，忽見禁卒將草紙在嘴邊一蒙，只見薛敖曹將眼睛一閉，連連地悶咳了數聲，復將眼睛睜開，滿臉急得通紅，欲想說半句言語，卻也難乎其難。賀三太本是刑房，豈不知這私刑，趕著說道：「不可不可，如此一來，便送了他性命，隨後反不好令他受罪了。」禁卒道：「哪裏如此快法，我們快點動手，不再加草紙，便不至死去。免得他亂喊亂叫，取得不安靜。」說著又跑了出去，取了簸箕，裝上石灰，擺在板凳下面，然後將衣服袖卷起，取出一柄尖刀，向著賀三太說：「我今日乾了此事，這兩手必然污穢，只得事後浸浸擦洗。」隨後向薛敖曹罵道：「你這烏種子，可莫怪老子心狠，只恨你罪太大了。這件怪物，且待我留下！」只見一刀刺下，不知薛敖曹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